

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 个人命运的起起落落
周梅森以“人民的名义”书写近代中国大历史

周梅森 著

周梅森
历史小说
经典

军歌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风起云涌的变革时代 个人命运的起起落落
周梅森以“人民的名义”书写近代中国大历史

周梅森 著

周梅森
历史小说
经典

军歌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军歌 / 周梅森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8.8

ISBN 978-7-5594-1653-7

I. ①军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3281 号

书 名 军歌

著 者 周梅森

责任编辑 孙金荣 李 黎

装帧设计 夏艺堂艺术设计+夏周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8.5

字 数 25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653-7

定 价 40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军歌 // 001

冷血 // 099

日祭 // 191

—— 军 歌 ——

早就知道有个徐州喽。我们营有个大个子连长是徐州人，老和我谈徐州，还背诗哩：“九里山前古战场，牧童拾得旧刀枪。”说那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没想到，还真的争上了呢！和日本人争。民国二十七年三月，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，咱五六十万人马“呼啦”上去了，先在徐州郊外的台儿庄打了一仗，揍掉日本人两三万兵马。哦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“台儿庄大捷”。接下来，糟啦，被九个师团的日本人围住了。徐州防线崩溃，成千上万的弟兄成了日本人的俘虏。这大多数俘虏的情况我不清楚。只知道其中有千把号人被日本人押到一个煤矿挖煤，那个煤矿在苏鲁交界的地方，离徐州城也许百十里吧？

那年，我二十九岁，被俘时的军职是第二集团军二十七师机枪连连长，战俘编号是“西字第一〇一二号”……

第一章



哨子响了，尖厉的喧叫把静寂的暗夜撕个粉碎。战俘们诈尸般地从铺上爬起，屁股碰着屁股，脑瓜顶着脑瓜，手忙脚乱地穿衣服、鞅鞋子。六号大屋没有灯，可并不黑，南墙电网的长明灯和岗楼上的探照灯，穿过装着铁栅的门窗，把柔黄的光和雪白的光铮铮有声地抛入了屋里。铁栅门“哗啦”打个大开，战俘们挨在地铺跟前，脸冲铁门笔直立好，仿佛两排枯树桩。

六十军五八六旅一〇九三团炮营营长孟新泽立在最头里，探照灯的灯光刺得他睁不开眼，耳旁还老是响着尖厉的哨音。每当立在惨白的灯光下，他总会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那哨音是探照灯发出的。他的身影拖得很长，歪斜着将汤军团的一个河南兵田德胜遮掩了。田德胜一只脚悄悄勾着铺头草席下的鞋子，两手忙着扎裤子。不知谁放了一个屁，不响，却很臭，立在身后的王绍恒排长骂了声什么。

狼狗高桥打着贼亮的电棒子，引着两个日本兵进来了。电棒子的灯柱在弟兄们脸上一阵乱撞。后来，高桥手一挥，两个日本兵把一个弟兄拉了出去。孟新泽认出，那弟兄是耗子老祁。老祁在川军里正正经经做过三年排长，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在台儿庄打得很好，升了连长，五月十九日徐州沦陷，做了俘虏。他那连长前后只当了十八天。

孟新泽心头一阵发紧，突然想尿尿，身后的王绍恒排长扯了扯他的衣襟，压低嗓门说了句：

“怕……怕要出事！”

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天边飘来的。

孟新泽没作声，只把一只脚抬起，用脚跟在王绍恒脚尖上踩了一下。

高台阶上，高桥在叫：

“六号的，通通出来站队！”

孟新泽看看站在另一排头里的汤军团排长刘子平，二人几乎同时机械地迈脚步，跨出了六号大屋的窄铁轨门槛。

院子里已站满了人。一号到五号的弟兄，已在他们前面排好了队，他们也驯服地走到固定的位置上站好了。孟新泽站在斜对着高台阶的水池旁边，前方三步开外的地方立着一个端三八大盖的矮胖鬼子，那鬼子在吸烟，一阵阵撩人的烟雾老向他鼻孔里钻。

院落一片明亮，不太像深夜。高墙电网上的一圈长明灯和岗楼上的四只探照灯，为这二百多名马上要下井干活的战俘制造了一个不赖的白昼。

高台阶上站着狼狗高桥，高桥一手扶着指挥刀的刀柄，一手牵着条半人多高的膘壮的狼狗。狼狗不住声地对着弟兄们吼，身子还一挣一挣的。台阶下，站着许多端枪的日本兵，其中，有两个日本兵夹着耗子老祁，嘴里叽哩咕噜咒骂着什么。老祁驼着背，歪着扁脑袋，嘴角在流血，显然已挨了揍。

高桥不说话，塑像似的。这个痨病鬼喜欢用阴险的沉默制造恐怖，战俘们对他恨个贼死。

狼狗疯狂地叫。

狼狗的叫嚣加剧了溢满院落的恐怖气氛。

每到这时候，孟新泽便觉着难以忍受，他宁愿挨一顿打，也不愿在这静默的恐怖中和高桥太君猜哑谜。

一只黑蚂蚁爬上了脚面，又顺着脚面往腿杆上爬，他没看到，是感觉到的。他挺着脖子，昂着光秃秃的脑袋，目视着高桥，心里却在想那只黑蚂蚁。他想象着那只黑蚂蚁如何在他汗毛丛生的腿上爬，如何用黑黢黢的身子拱他腿上的汗毛，就像他被俘前在坟头林立的刺槐林里乱冲乱撞似的。刺槐林是他三十五岁前作为一个军人的最后阵地，他就是在那里把双手举过了头顶，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一个军人很难完成的动作。这个

动作结束了他十八年军旅生涯的一切光荣。他从此记下了这个耻辱的日子。这个日子很好记，徐州是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失守的，他二十日上午便做了俘虏。

简直像梦一样，五十万国军说完便完了，全他妈的垮下来了。陇海、津浦四面铁路全被日本人切断，事前竟没听到一点风声，战区长官部实在够混账的！长官们的混账，导致了他的混账；他这个扛了十八年大枪的中国军人竟在日本人的刺刀下举起了双手。

完成这个动作时，他几乎没来得及想什么。蹲在坟头后面的王绍恒排长把手举了起来，他便也举了起来。那时，他手里还攥着打完了子弹的发热的枪。

耻辱、愧疚，都没想到，他当时想到的只是面前那个日本兵的枪口和刺刀。生的意念在那一瞬间来得是那么强烈，那么自然，那么不可思议。他举起了手。他在举起手的时候，看到那日本兵黢黑的刀条脸上浮出了征服者高傲的微笑，半只发亮的金牙在阳光下闪了一下。

他自己杀死了自己。

他由此退出了战争，变成了战俘营里的苦力。

他由此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悔恨中……

小腿肚上痒痒的。黑蚂蚁还在爬，他想抬起腿，抓住黑蚂蚁将它捻个稀烂，可抬腿抓了一下没抓住。他又极力去想黑蚂蚁，借以忘掉高桥太君和他的狼狗。

高桥太君得了痼疾是确凿的，没病没伤，他的长官不会把他派到这里来。到这里看押战俘的，除了一小队日军，大都是从作战部队里剔下来的废物。高桥有肺病，那战俘营最高长官龙泽寿大佐也断了一条胳膊，据说是在南京被守城国军的炮弹炸飞的。龙泽寿今夜没露面。没有大事，龙泽寿不会露面。

孟新泽由此断定：他们的计划日本人并不知道，倘若知道了，眼前的阵势决不会这么简单。

身后的王绍恒却吓得不轻，他又扯了扯孟新泽的衣襟，似乎想说什

么，孟新泽悄悄地但却狠狠地王绍恒的手甩脱了。

面前那个矮胖的鬼子兵把一支烟抽完了，烟屁股摔到了身边的水池里，发出了一声“吃拉”的响声。立在高台阶上的高桥以一阵按捺不住的咳嗽，结束了这刻意制造出的沉寂。

“你们的，要逃跑，我的知道，通通的知道！有人向我报告的有，我的知道！”

高桥抽出指挥刀，刀尖冲着台下的耗子老祁：

“他的，就是一个！我的明白！我的，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！”

高桥牵着狼狗从台阶上走下来，把狗交给孟新泽面前的矮胖子牵着，独自大踏步走到老祁跟前，用指挥刀挑起了老祁的下巴：

“你的说，要逃跑的还有什么人？”

老祁被雪亮的指挥刀逼着，仰起了脑袋，脖子上的青筋凸得像蚯蚓：

“我没逃！没！”

“你的昨夜在井下，哪里去了？”

“拉……拉屎！”

“拉屎的，一个钟头？嗯？大大的狡猾！”

孟新泽心中一惊，一下子断定：他们当中确有告密者！否则，高桥不会了解得这么清楚。昨夜，老祁确是从煤窝里出去了一趟，他是去寻找那条秘密通道的，出去的时间确有一个多钟头。他出去的时候，刚放落大顶上的第一茬煤，回来时，这茬煤已装了一大半。

“我……我没逃！拉过屎，我在老洞里迷糊了一会儿！”

高桥恼了，指挥刀在手中打了个滚，刀刃逼到了老祁的脖子下：

“你的逃跑，我的明白！你们的逃跑，我的通通的明白！抵赖的不行！说，你的和什么人的联系？”

刀刃割破了老祁的脖子，一股鲜红的血像出洞的蛇似的，缓缓爬到了指挥刀的刀面上。老祁向后倾斜的身子抖动起来，身上那件破军褂的衣襟像旗一样“呼达”、“呼达”的飘。

孟新泽又想尿尿。

小腹中的液体几乎要从那东西里迸出来。红蛇在他眼前动，一股夹杂着汗气的淡腥味直往他鼻孔里钻。他闭上眼，又认真地去想黑蚂蚁——真他妈的怪，黑蚂蚁不见了，他感觉不到黑蚂蚁的存在了。

闭合的眼睛依然亮亮的，仿佛一片沸沸腾腾的红雾，高桥的面孔在红雾中时隐时现。

“说！通通的说出来！要逃跑的还有什么人！嗯？”

高桥话音刚落，狼狗又凶恶地狂叫起来。

老祁依然在徒劳地狡辩。

眼前的红蛇变成了浑身血红的大蟒，大蟒恶狠狠地向他跟前扑。他听到了老祁骤然爆发出的哀号。他的精神顷刻间几乎要崩溃了，他一下子竟悲观地认定：老祁完了。他们蓄谋已久的计划又要泡汤了。

这时，老祁却叫了起来：

“我日你祖奶奶！大爷就是想逃！想……逃！你……你狗日的杀了大爷吧！”

高桥一见老祁认了账，反倒把指挥刀从老祁的脖子下抽了回来。

“你的，要逃跑的？”

“大爷活够了，杀不死就逃！”

“就你一个？”

“就我一个！”

“嗯！明白！明白！”

高桥手一挥，狼狗狂吠着扑向了老祁，老祁惊恐地转过身往后跑，没跑出两步就被狼狗压倒在地上。

老祁屁股上的一块肉被狼狗撕了下来，惨叫着死了过去，身下一摊血。

高桥又走到高台阶上训话。

“你们的听着，逃跑的，通通的一个样！你们的，逃不出去！乔锦程和何化岩的游击队通通完蛋了，你们的，只有好好挖煤，帮助帝国政府和皇军早日结束东亚战争，才能得到自由！现在，通通的下井干活！”

青石门楼下的钢板门拉开了，在刺刀和枪口的威逼下，战俘们幽灵似的通过门外的吊桥，踏上了通往四号大井的矸石路。从他们栖身的这座阎王堂到四号大井的工房门口，共计是一千三百多步，孟新泽数过。

在四号井工房门口，阎王堂的鬼子看守和矿警队进行了交接。上井的七至十二号的二百余名弟兄被鬼子看守押走了。他们却在几十个矿警的严密监视下，领了柳条帽和电石灯，排队在罐笼前站好，等候下井。

孟新泽和他身后六号大屋的弟兄排在最后面，他在跨进泥水斑驳的罐笼时，听到了西严炭矿锅炉房深夜报时的汽笛。这是半个月以来他在地面上听到的唯一的一次夜笛。狼狗高桥突然制造出的恐怖，使今夜下井晚了半个钟头，使得他们在地面上度过了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十七日的零点。

开采方法是陷落式的。这种开采法不需要大量的坑木支架，不需要精心设计，更不需要高昂的成本，只要有充足的人肉便行。黑乌乌的煤窝子，像野兽贪婪的大嘴，平均三五天嚼掉一个弟兄。煤层下的洞子是他们自己打的，野兽的贪婪大嘴是借他们的手造出的，而它嚼起他们来竟毫不留情！近两年来，有一百二十多个弟兄被冒落的煤顶砸死、砸伤。在井上是狼狗、皮鞭、刺刀，在井下是冒顶、瓦斯、透水、片帮，简直看不到生路在哪里。从今年三月开始，便有几个弟兄尝试着逃跑。在井上逃的两个，一个被挂在电网上电死了；一个被狼狗咬断了喉咙。三个在井下逃的，两个出去后又被抓住，一个钻进老洞子里被脏气憋死了。

弟兄们没被吓住，他们还是要逃，于是酿出了一个集体逃亡的计划。里外一个死，与其在这阴暗的煤洞里一个一个慢慢地死，倒不如轰轰烈烈地闹腾一番，痛痛快快地死。大家都赞成逃，串连在秘密进行着。然而，谁都不知道领头的是哪一个，还不敢问，怕别的弟兄怀疑自己不安好心。也是，人落到这种分上，没一个靠得住！谁不想活？保不住就有人为了自己活，不惜让许多弟兄死。

王绍恒排长也想活。在被俘之前自由自在活着的时候，他没意识到

活着是件难事，进了战俘营，才明白了，为了活下去，他必须躲避一些东西，争取一些东西，付出一些东西。眼睛变得异常灵活，鼻子变得异常敏锐。他能迅速捕捉到不利于自己生命存在的环境、气氛、场合，机警而又不动声色地逃得远远的。他变成了一个好窑工，他凭着自己的谨慎、细心和超人的感觉，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灭顶的灾难。

集体逃亡的计划他是知道的。是营长孟新泽告诉他的。他张口喘气激动了几天。他当然要逃的，他做梦都在想着收回自己生命的主权。只要能成功，他一定逃。他认为这一回有成功的希望，听说有外面游击队接应哩！可当耗子老祁被拉出去时，他一下子又觉得逃亡计划完了。他怕老祁供出孟新泽，孟新泽再供出他。他怕高桥的指挥刀也架到他的脖子上。他知道，只要高桥的指挥刀架到他的脖子上，一切秘密他都会供出来的，他受不了那种折磨，他压根儿不是条硬汉子。若不是抗日口号烧沸了他的热血，若不是他表姐夫在一〇九三团当团长，他不会投笔从戎的。

走过坑木支架的漫长井巷，又爬了大约三百米上山的洞子，那张着大嘴的野兽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了。矿警孙四把枪往怀里一搂，擦着洋火点了一支烟。悬在棚梁上的大电石灯太阳般的亮，孙四额上的每一条皱纹都照得彤红。

孙四吐着烟圈对弟兄们结结巴巴地嚷：

“干……干活！都……都他姥姥的干……干活！完……完不成定额，日本人教……教训你们！”

转脸瞅见了刚爬上来的监工刘八爷，孙四又嚷：

“八爷，你……你他姥姥的还……还到窝里去……去看看，有……有事给我讲……讲一声！”

刘八爷显然不高兴，手里玩蛇也似的玩着鞭子：

“孙四，你也太舒服了吧？按皇军的规定可该你进窝管人，老子管筐头、管出炭！”

孙四挺横，小眼睛一瞪：

“皇……皇军要日你姨，你……你狗日的也……也叫日？！”

一个弟兄憋不住笑了。

又短又粗的刘八爷操起鞭子在那弟兄胸前甩了一鞭，气恨恨地骂：

“笑你娘的屁！干活！通通进窝干活！谁他娘耍滑头，八爷就抽死他！”

都进去了。

王绍恒排长不动声色缩在最后头，每向窝里走一步，眼睛总要机灵地转几圈，把窝子上下左右的情况迅速看个遍。他的耳朵本能地竖了起来，极力捕捉着夹杂在纷乱脚步声、浓重喘息声和工具撞击声中的异常声响。手中的灯拧得很亮，雪白的光把一层层黑暗剥掉了抛在身后。鼻子不停地嗅，仔细分辨着污浊空气中的异常气味，他知道，瓦斯气味有些甜，像烂苹果。

一切都正常。

他放心了。

这煤窝的代号是二四二〇，为什么叫二四二〇，王绍恒不清楚。弟兄们也都不清楚。在二四二〇窝里干活的弟兄，共计二十二人，全是六号的，正常由五个弟兄装煤，十几个弟兄拉拖筐。窝口，短而粗的刘八爷监工；煤楼边，矿警孙四验筐。一切都是日本人精心安排好的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都逃不脱日本人的眼睛。但是，矿警孙四不错，据说这小子当年也当过兵，日本人过来，队伍散了，才干了矿警。他对弟兄们挺照应的，不像那个刘八爷！刘八爷偏又怕他，八爷使皮鞭，孙四使枪，就凭这一条，八爷也没法不怕。孙四爱睡觉，八爷也爱睡觉；孙四自己睡，也怂恿八爷睡；两人常倒换着睡。一人睡上半班，一人睡下半班，反正日本人也瞧不着。刘八爷一睡觉，弟兄们的日子就好过了，一些密谋便半公开地在煤窝中酝酿了。

王绍恒记得很清楚，昨日耗子老祁出去探路时，刘八爷已到避风洞的草袋堆上睡觉去了，孙四不会向日本人报告的，那么，向日本人报告的，必是窝中的弟兄。可又奇怪：既然向日本人告密了，为什么不把集体逃亡的计划都端给日本人呢？为什么只告了一个老祁？

斜歪在煤窝里，机械地往拖筐里装着煤，王绍恒还不住地想。

不知装了几筐煤之后，他突然想通了：这告密者是个狡猾的家伙！他不一下子把所有的秘密都出卖给日本人，是用心计的。他是在投石问路，看看告密以后，日本人能给他什么好处。好处给得多，他就全卖；好处给得少，他就和弟兄们一起逃，里外他不吃亏！

卑鄙的混蛋，应该设法找到他，掐死他！他在拿弟兄们的生命和日本人做交易哩！

他王绍恒不会这么干，他希望自己活下去，活得尽可能好一些，可却决不会主动向日本人告密。

这个告密者是谁？是谁？

几乎人人都值得怀疑。

窝子里的浮煤快装完的时候，营长孟新泽将拖筐向他脚下一摔，用汗津津的膀子碰了他一下，悄悄说：

“弄清楚告密的家伙了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听说是张麻子！”

“听……听谁说的？”

他很吃惊。

“这不用问，回头等刘八睡觉时，咱们——”

孟新泽做了一个凶狠的手势。

没等他再说什么，孟新泽营长又从他面前闪过去，往别的弟兄面前凑。

王绍恒吃惊之余，觉出了自己的冒失。最后那句会引起孟新泽怀疑的话，他不该问。孟新泽从哪儿弄来的消息，他不应该知道。这里的事情就是如此，一切来得都有根据，一切又都没有个来源，谁也不能问，谁也不敢问，孟新泽向他讲什么，都是“听说”，鬼知道他听谁说的！

这听说的消息都蛮可靠的。三月里，听说八路乔锦程的游击大队从鲁南窜过来了，四月下旬的一天夜间，日本西严炭矿的炸药库升了天，轰

轰隆隆的爆炸声响了大半夜。后来又听说点炸药库的事不是乔锦程的游击大队干的，是原国军团长何化岩的游击总队干的，说是何化岩司令手下的人马有一千三，光机枪就有十几挺哩！他们由此知道了，这矿区周围的山区里还有乔锦程和何化岩的游击队。他们由此酝酿了集体逃亡的计划，决定分头和乔锦程、何化岩的游击队取得联系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捣毁四号井和阎王堂两座战俘营，挣脱日本人的魔爪。

偏偏在这时，张麻子向日本人告了密。除掉张麻子是极自然的。他们不除掉张麻子，下一步，张麻子一定会借日本人的手除掉他们！

有关杀人的热辣辣的念头闪过之后，冷静下来一想，王绍恒又本能地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头。他突然发现，自己又站在一个陷阱边缘上了，只要一不小心，他就可能落入这个陷阱中被日本人吃掉！日本人不是傻瓜，昨天有人向他们告了密，今天告密者突然死掉了，他们不会不怀疑！孟新泽他们干得再漂亮、再利索，日本人也要追查的！他不能逃跑不成，先把自己的命送掉，更不能在高桥滴血的刀刃下供出逃亡的秘密。

他从心里感到冷。

他揣摩了半天，还是决定不参加这次正义的谋杀。

刘八爷到煤窝外的避风洞迷迷糊糊搂婊子的时候，他弯着腰，捂着肚子，跑出了煤窝，对坐在煤楼守护洞里的孙四说，要去拉屎。

田德胜拉完最后一筐煤，把电石灯灭了，拖筐往煤帮一竖，身子一缩，双手抱膝，猴儿似的蹲到筐里去了。这是他自己发明的安全打盹法。他得趁着弟兄们用钢钎放落煤顶上一茬煤的工夫，美美眯上一会儿。眯觉之前，照例蛮横无理地摔了一句话在筐外：

“都听着噢，谁要向日本人告状，爷爷就砸断他狗日的腿！”

那口气，仿佛他不是日本人的苦力，而是什么了不得的大英雄似的。

“哎，田老二，今几个该你放顶！”

田德胜被俘前的排长刘子平提醒说。

刘子平是个高高瘦瘦的山东人。

田德胜压在胳膊上的冬瓜头抬了起来，两只肉龙眼一眨，不怀好意地

笑了：

“哦，该我放顶？难为你刘排骨想得起来！既然想起了，你狗日的就辛苦辛苦吧！”

刘子平极委屈地叫：

“凭什么？老子凭什么代你放顶？！老子是你的排长！想当初……”

田德胜邪火上来了，“腾”的从竖着的拖筐里弹将出来，炮弹似的。

“排长？屁毛！这里还有长？呸！通通都他妈的屁毛！”

竟然从破裤裆里摸出了两根，放在嘴边吹了口气，在手上捻着：

“喏，就是这种撸不直、带弯儿的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田老二又是什么东西！”

“我？嘿嘿，我——”

田德胜咧着螃蟹似的大嘴，展露着一口东倒西歪的黄板牙，无耻地道：

“我他妈的是屁，单操你娘！”

刘子平闭了气，不敢作声了。他知道，再骂下去，田德胜这畜生就要动武了。他退到了煤帮的另一侧，将电石灯的灯火捻小，悄悄蹲下了。

身边的桂军排长项福广低声安慰了他一句：

“老刘，别理他！越理他，他越犯邪！”

刘子平不理田德胜，田德胜却还不罢休，他又悻悻地走到刘子平面前，抬腿踢了踢刘子平的屁股：

“咦，爷爷刚才不是说了么？今日放顶的差使你顶了！你狗日的咋坐下了？起来！起来！”

刘子平仰着长方脸，大睁着一双细小的眼睛，费力地咽着吐沫：

“我……我凭什么替你干？”

田德胜胳膊一撸，拳头一攥，胳膊上的肌肉聚到了一起，凸暴暴的，仿佛驮着一只蛤蟆，他胳膊一曲一伸，那蛤蟆便在皮下兴奋地搏动起来，似乎要从胳膊上跳将下来。

“凭什么？你说呢？”

又撩开小褂，将灯笼也似的拳头死命在厚实的胸肌上砸，砸得“咚咚”响。

“凭什么！爷爷就他妈的凭这个，你狗日的不服气，就和爷爷比试一下！日他娘！还排长，团长也他妈的屁毛！”

煤窝中的弟兄都愣愣地看着，没有人劝阻，也没有人出面应战。田德胜的这套把戏他们看得多了，见惯不惊了，田德胜瞄上了谁，谁只好认倒霉。田德胜有力气，又邪得吓人，自然有资格称爷爷的。

今日，算刘子平倒霉。

刘子平却赖在地上死活不起身。

“咦，你狗日的咋闭气了！起来！妈的，起来！”

灯笼也似的拳头在刘子平脑袋上方晃，刘子平屁股上又吃了两脚。

孟新泽过来了，向刘子平使了个眼色：

“老刘，去吧！我们一起去！老田累了，让他歇一会儿吧，都是自家弟兄！”

刘子平这才慢吞吞地站了起来。

田德胜却眼皮一翻：

“歪子，你瞎扯什么？我不累，就他妈的犯困，想眯一会儿！”

敢叫孟新泽歪子的，六号里只有田德胜一个。孟新泽的嘴确有一些歪，且一抽一抽的，据说是在徐州战场上被大炮震的，谁知道呢？！

孟新泽并不介意，又对田德胜道：

“困了就睡一会儿吧！刘八过来时，我们喊你！”

田德胜笑了，大模大样地拍拍孟新泽的肩头：

“行！还是孟哥体贴人！”

说毕，将小褂一掖，将胸前那两块绝好的肌肉掩了，旁若无人地往自个的拖筐跟前走，到了跟前，身子一缩，又进去了。

得意自不必说的。汤军团的普通大兵田德胜凭着一身令人羡慕、又令人胆怯的肌肉，赢得了又一次生存竞争的胜利。

田德胜算个极地道的兵油子，三年之中卖过四次丁，最后一次，进了